



服部文庫
117
85
5



117
85
5

西陽雜俎續集目錄

第一卷

支諾臯上

第二卷

支諾臯中

第三卷

支諾臯下

第四卷

支諾臯

西陽雜俎

續集目錄

及古閣

第五卷

寺塔記上

第六卷

寺塔記下

第七卷

金剛經鳩異

第八卷

支動

第九卷

古植上

第十卷

支植下

酉陽雜俎續集目錄終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古虞毛 晉子晉訂

支諾臯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奄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奄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奄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太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

經曰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
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繅之不供穀唯一莖植
焉其穗長尺餘旁龜常守之忽爲鳥所折銜去
旁龜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
旁龜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共
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
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
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
罅旁龜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
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
欺蠶穀事仍謂旁龜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兄
得金錐也旁龜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
蠶之止得一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
熟亦爲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
遇群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
爲我築糠塘一作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
請築糠三版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
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

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

一作端

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

每晏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

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臥智通觀之乃以香匙舉火

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闔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梢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恠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

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

一作鈎

金父

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

嘗得一鱗二寸餘頰鬚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
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
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
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
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
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
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卽出首因斤殺之魚已
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樓之下
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爾又
被髮籠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
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
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襪衣食隨欲而具
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
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
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爲洞
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其洞
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
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

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卽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卽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禱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利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

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
 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
 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箠吹激眼
 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
 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鵠觀於潁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猪
 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廡潛身草積
 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遠草積數匝瞪目
 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
 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
 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
 鬼鬚鬢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
熒熒
 可惡戲燈弄硯紛搏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
 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
 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
 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一作
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
志晉言住寶相寺持

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
燈焰或蹲於炷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
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
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恣
常攘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鵠立於衢
見一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
子卽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
止於人外言冥司遣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
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
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
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鵠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
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
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
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
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
等旣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
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

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酌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甯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眎圖謂主人曰此画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嘗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甯采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釋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
井塹其家爲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
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
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
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爲
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
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
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
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
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
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日差矣遽呼隣房
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
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
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
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
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
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為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鄆

州舉其先同塋

一作兄

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

縣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鑿石為穴

誼之所卜亦鑿焉積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

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

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

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虜體什幾死骨肉奴婢

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噉嚙不安因

哀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斷

換及賊種

一作劉積

阻兵誼為其魁軍破梟首其家

無少長悉投井中死鹽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

宮見在磁州官庫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

常入山採藥遇暴風雨避於欵

一作欵

樹須臾大

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朗晴僧就視乃一石形

如樂器可以懸擊者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竅

可盛其下漸濶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

其左小缺斑如碎錦光澤可鑿叩之有聲僧意

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
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言無
忽一日僧召李生旣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
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
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賊殫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
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
赤斑瑩潤可愛屠者遂送殯乃留之

韋溫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
年二十九爲校書郎夢滄水中流見二吏賣牒
相召一吏至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
正萬日子豈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
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
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虵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
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
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
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

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
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麓
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歛有二人長纜三
尺巨首儻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
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
問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捧曳批
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
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
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
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縷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
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
拜曰彼凡人因訝僊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
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
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
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其訝之一婢泣曰幾
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忽忽就剪誤傷
下脣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
負此苦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
傍有乞兒箕坐痂面蟻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
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
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
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
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
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
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
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
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
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
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
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
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
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
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
洎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
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

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豈蓬
羸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履有憤於黔
婁擿植索塗見稱於楊子差不同耳

西陽雜俎續集卷第二

支諾臯中

上都渾城宅戟門內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

夜月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
數百條如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
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
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

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

千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
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

一作州

其兄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
遂焚香勅勅兄忽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
何橫於事我止居在南柯愛汝苗碩多獲故暫
來耳契宗疑其狐魅復禁桃枝擊之其兄但笑
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極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

何乃已病者歎起牽其母母遂中惡援

其妻妻亦卒迺摹其弟婦回面失明經日悉復
舊乃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
鼠數百穀穀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
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爾
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弟自來因長呼曰
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亦如火
從病者脚起緣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
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穴蹤至一
房見其物潛走甕中契宗舉巨盆覆之泥固其

隙經三日發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六
七人暴卒衆意其興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緝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猶愛之乃誡曰妹旣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旣無託願執麓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賞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

言即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
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
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
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
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
八年省躬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圖與
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
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
遽錄其詩數日卒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鬪牛脫其一角
又過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
可負我過橋亞秦知其非人因爲背覺腦冷如
冰卽急投至交牛柱乃擊之化爲杉木瀝血升
餘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
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
返入利俗坊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

視之其口結以生縷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
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
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
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
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
號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
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卽蟲耳車
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
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
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
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髮髯見一人入戶
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
蓋鬼間所謂搐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
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
還之病者卽愈

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
卜病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事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

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暉才藻雅麗猶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暉在其中陸欲就之暉面若愧色陸強牽與語暉

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憚往揚州有妻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計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給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令可還蔣草草被遣還墮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

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常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鼈者而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燈剉鍼染藍涅皂未常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無禮一稱烏郎

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熟楊元卿知之因爲
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
效瞻至其家標紅界繩印手敕劔召之後設血
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
匿劔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
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
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
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卽愈自是風雨
夜門庭聞啾啾文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伐折
羅叱之女恐怖泚額瞻偶見其衣帶上有皂袋
子因令侍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籥
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
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
入京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淡旬其女臂上腫起
如漚大如瓜瞻鍼刺之出血數合竟差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
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
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

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幕巾網獲一焉寘于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峨眉縣與邑人約遊峨眉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卽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肋出之笈纔出罅亦隨合衆詰之曰我

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春藥適亦
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化縣
京遙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
闔門之次有物墜檐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
乃一初生兒其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
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弊帚也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
根大如臂節中麤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
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
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
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
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
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
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
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
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
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

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成式常見道者論枸杞
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輩血不
色欲遇之必能降真爲地仙矣田氏無分見怪
而去宜乎

寶曆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
厨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
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
一夜有物叩門因轉堂上笑聲如嬰兒如此經
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

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川久而乃滅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鑽求
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常見笑曰君馬大似
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
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
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
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
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
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萊州卽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常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長塞於庭豐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唯一女存焉號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歲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願其妻餉之用運斤不久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視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麀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白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答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弟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常沾汗沍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闌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襖內中使靴中仍曰爲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闌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口死矣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甕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携於日中無影

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齧成谷梁之村人

日行車過橋橋恨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夜度橋見群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卽滅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街其箭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遇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

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幘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卽遣使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泚相國崔鄆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責事金天王董氏杖背迤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歎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

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
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
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
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鷄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
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
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鑄造嘗有人携一婢取
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
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
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
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其
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
寸不就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
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
花子

廿七

地輿圖自齊丘夏斑大慈耶小慈耶林真來錄
細王圖一日紫蘇宮會次下隱魯佳云普良細王
卡不諒

門承漸漸山效矣於不剪斷當手承與六姓二
廠至則山土其人因手承漸之縣平再封其
山非國中口首總十冒日天州汛藥蘇改一與
百入燕綠南山一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三

支諾臯下

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癩疾卒瘞
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
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
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
李村父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
黃賣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
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

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卽放還
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憶念父母親
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
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弘義
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
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
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各氏
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
刃具破蔑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
陽時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
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
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
言我死必爲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
義本經宿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
王者問曰此何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
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
迴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復如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如模鑄者所函錠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錠各長三寸餘濶如巨臂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阿賀今住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成式

一作段文昌

三從房叔父某者其汴末自信安至

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日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之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夢揚子令石

義留竟不為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

祥圖而表奏祀後四十年無人為雪妾父母俱

善琴適聽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

來此尋至河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

則自少有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

相隨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

空有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

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

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污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

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

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敘幽冤之意

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

今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

更恨魂香不相遇

廬州舒城縣虬成式三從房伯父大和三年任廬

州某官庭前忽有虬出大如食指長三尺白項

下有兩足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荆州百姓孔謙蚘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
嘗言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蚘口露
雙齒肚下足如蛇長尺五行疾於常蚘謙惡遽
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
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
幼嗜鱸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寢夢身爲魚在
潭有相忘之樂見一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
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觀所憑吏就潭商價
吏卽推鯁貫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

子婢僕有頃寘礎斲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
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
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
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郢家在越州與堰相
近目覩其事

曹州南華縣端相寺時尉李蘊至寺巡檢偶見尼
房中地方丈餘獨高疑其藏物掘之數尺得一
瓦餅覆以木槩視之有髓骨大方隅額下屬骨

兩片長八寸開罅徹上容釵股若合筒瓦下齊如截瑩如白牙蘊意尼所產因毀之

中書舍人崔嘏弟崔暇娶李氏爲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暇在牀東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卽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日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
 疑棘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
 致風雷韋試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
 上若石脉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
 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浙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
 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

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一作甌羅或

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

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

甚惡之命焚於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

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

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

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

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

一日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給

之曰某向打魚網得一麝因漁而獲不亦異乎
僕依其所售具事於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
矣因寘諸榻日夕薦香火歷數年不壞頗有吉
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爲伺其出烹而食之亦
無其靈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
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
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
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籬金篋錦夜詣其
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
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
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盃
卽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
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
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
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
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
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

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
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
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
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粒豪
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
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
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
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
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
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
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
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
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
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
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旣闌妓自持錘
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
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
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粧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荊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弘郢

忠州墊江縣縣吏冉端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生氣群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薰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堦相次每堦有蟻數千幢幢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壤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旣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旣覩勸吏改卜嚴師伐其卜驗爲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獨穢詈叫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爲祝禱療以雄黃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憇於澗石忽見蟠
蛇如堆繒錦俄變爲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
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狀如鈞鑲附苔絡蔓
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鍊形
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
水軍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
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
着故青衣亦不辯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
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却來取夷人
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雨至州城
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
白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
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
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纜及船投岸旬月
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
玄宗真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

石像無一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
語無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
衙俳兒千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翱等五人爲
火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爲贈
之意後數日監軍院宴滿川等爲戲以求衣糧
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出界凡四五年間人
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
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荊州百姓郝惟諒性麗率勇於私鬪武宗會昌二
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於
墻間迨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在里餘值一人
家室絕卑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
人姿容憔悴服裝羸癯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
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
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
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隣里
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

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襯緡之數如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入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虵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糗持錫夜入山林越兇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跣跣憇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欵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鑿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

卽着於釜承瀑敲火煑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
以未熟道士笑曰君殮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
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裊枝投
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
効步漸趨以至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
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飢渴矣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泗戲忽見物中流
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甌重帛羃之兒就岸破
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走群兒逐之頃間足下旋
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
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
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階拭轉
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
石脉哲甚惡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給之曰驢其人
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
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効

亦歌

秀於田暉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
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
時朝伯峻爲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
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
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群
臣立于殿庭旣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
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
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旣罷
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
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
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
接物簡傲未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
侍兒闈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搢頤竟日懶
爲一言其于饌羞猶爲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
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
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

來復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
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
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
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後縱自奉皆此類
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
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且夕問安顏色
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
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
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
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朮及茯苓
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
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
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
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
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
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
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

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卽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

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
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
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
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
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
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卽立
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
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
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
風振地白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
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
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卽安石榴也封十八
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畏桃
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
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
可稱年三十許人著之于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
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

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撻屋止不安常求十八姨
 樹庇昨阿指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
 西辭乎三十精入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
 卦蠶繭某善亦西至矣主全示味因之蠶繭并
 李道煥十幘翁主姬之西越半味若颯其吹此
 幾八風輒也翁媪交對九輩翁至數懼各墨洲
 果亦之辭也據交各則昔唱戈可辭也桂十八
 辯八辭諸女曰批對批李又隨色交洲之異省
 風對批口奇南泚樹辨必而波中繫芥不暹定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四

貶誤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予
 因讀坐右方謂之蹙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
 秦穆為繆音及往往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
 曰車馬有行色直臺直省者云寓直實為可笑
 乃錄賓語甚誤者著之于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贛阜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
 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

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啁之答曰烏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竹賦甚麗爲詞人所諷然爲從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予讀淮南子云夫播棊於地圓者趣窞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二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

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試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卽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罍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玉克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

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蒼皇
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
宗使字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
佯不寤徐捲而啖

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
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
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
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餗傳記有患
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
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
至某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
方以此藥爲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疑據杜荊州書告祝云
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
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
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

世呼病瘦爲雀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
呼爲天閣博陵崔謚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

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裁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爲崔家墓田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聾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癘也予讀漢舊儀說儼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今滄耳虎等聾爲合滄耳也

予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俗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人會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鐵上糊繇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口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趨蛇鶴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薰水虵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鐵上糊繇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說蜀少城飾

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
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
典略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朱梁武有喜
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曰此頌清
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賣酒少有醒時其
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
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今青衿
之子無不記者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群臣酒
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
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
不諳是好人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
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
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
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
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
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內外各懷怨

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
縛致水中沉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
紂集曰向來你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
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
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今人每觀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
寺中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
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
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爲每擊楔三下乘
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
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
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
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
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具千
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
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
宋城

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闍者

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楹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楹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煞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棊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爲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爲蚓今此報也

子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爲劇語予爲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日羣婢捧匱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婿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苦者曰俾予食辣麩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爲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旣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旣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版胡言迷蹇澤瘠且龔莫使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

林卦辭同蓋相傳誤也

子別著鄭涉好爲查語每云天公映冢染豆荆棘
不若致余富貴至今以爲奇語釋氏本行經云
自穿藏阿邏仙言磨棘畫羽爲自然義蓋從此

咄也

續齋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
餘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
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
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
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
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
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
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
一男子向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
二十餘明咯可愛與彥敘寒溫揮觴共飲書生
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
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
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

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往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玄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於

一壺盡醉日與之熟

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

請所欲玄績

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玄績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劄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

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玄績不言之戒
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
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夫聲豁然夢覺
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玄奘西域記云中天婆
羅麗斯國鹿野東有一澗池名救命亦曰烈士
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之礫爲
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
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
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
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
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
側隱者按劍念呪將曉烈士怒大呼空中火下
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語其違約烈士云
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
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
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
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
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

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
烈士慙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
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
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
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頰面洞赤作禮曰師
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按理鄭符云柳中庸善
易嘗語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
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
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
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說禪師本傳
云日照三藏詣說說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
俗入囂湫處說微曠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
人頭容標身鳥外說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刹
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
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
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
告壺丘子壺丘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

列子與見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
 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丘
 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
 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
 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
 猗移因以為方靡因以為流渡故逃也予謂諸
 說悉互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行
 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
 當時人聞以為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
 夕白鳥姑噉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
 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
 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至
 曉見筋因以為名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
 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
 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

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荆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墓將為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佷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餘石成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

中

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畫鹿李績封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美其工繪曰養由百中楚恭以為辱季不能對又有步從射版版記射的中者甚多繪曰那得不射麀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為麀形自麀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梟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為鏡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為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祠黃帝用一梟

破鏡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
父如貍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
玄賦云薦祠破鏡膳用一梟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咎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
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
智學射於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
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
承之遂醫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醫鏑法
一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

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絜一作微角之弧射

之箭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者
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
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
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差焉於是
二子泣而投弓請為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
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為
愈已於是殺羿

子未虧齒時嘗聞親故說芬中丞在韋南康臯

于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
 不失一其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
 其後脚畧無脫者又能奉上倒椀一作枕非走十間
 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偽周滕州錄事參軍袁思
 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箸揮蠅起拈其後
 脚百不失一

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為呆愚其淺誤也如

此禮記曰疏屏天子之廟節鄭注云屏謂之樹

今呆愚也列之為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

雅曰復思謂之屏劉熙釋名曰呆愚在門外呆

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西漢文帝七年未

央宮東闕呆愚災呆愚在外諸侯之象後果七

國舉兵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

陵園門呆愚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曰

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呆愚子自筮仕已來凡

見搢紳數十人皆謬言梟鏡呆愚事

世說薦泥為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鷺陶勝力注

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鷺胸斑黑聲大者是

胡鷺其作巢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于漢亦小
差耳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鳥左右或言一
足偽耳天后笑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
乎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鳥天后以為周
室嘉瑞睿宗云烏前足偽天后不悅須臾一足
墜地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為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為歌
以寄哀也摯虞初禮一曰議挽歌出於漢武帝

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
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
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
也

予近讀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
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
急促言引紼謳者為人用力也

舊言藏鈎起於鈎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鈎
弋夫人手拳時人効之目為藏鈎也列子云瓦
摳者巧鈎摳者憚黃金摳者昏殷敬順敬訓曰

疆與樞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採取之又令藏鈞
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
鈞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若人耦則敵對若奇
則使一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
鳥又今為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
也庾闡藏鈞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鈞
為戲矣

世說云彈碁起自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
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巧京師有馬
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不起
於魏室明矣今彈碁用碁二十四以色別貴賤
碁絕後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碁依六博碁
形云依碁形頗似枕狀又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
中間餘者思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

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
如筆通志曰今錄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
名曰笏梁中世已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
綴頭以紫紗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今人林

傳云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為將來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謂醜為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

體通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

中云侵貌不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

作編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

言一十年前嘗於上都齊會設此有一秀才甚

賞某呼扁字與編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

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

郡屬渤海

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

今六博齒采妓乘乘字去聲呼無齒曰乘據博塞

經云無齒為繩三齒為雜繩今樗蒲塞行十一

字據晉書劉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

併合大擲制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已還毅

後擲得釋

今閣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

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舉動法之周隋相沿國家承之不改

侍中西漢秩甚卑若今千牛官舉中者皆禁中言中嚴謂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與漢殊絕猶秦中嚴外辨非也

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祭質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謬之大者矣夫宮中祭邪魅及葬窳則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禮露施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悉北朝餘風也聘北道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夫家百餘人挾車俱呼曰新婦子催出來其聲不絕登車乃止今之催粧是也以竹杖打婿爲戲乃有大委頓者江德藻記此爲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於奠鴈曰鵝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丹菴童其禮太紊雜求諸野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
 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
 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四

終

